

十二月，六安的天气还夹着金秋的凉爽，午后的天空呈现出克栗因蓝。离开万佛湖，它的蓝延伸至舒茶镇，丝毫不曾褪色。尚未下车，干净的街道、整齐的房子已率先入侵双眼。一点不像小镇，倒像城市的郊区。

根据官方介绍，舒茶镇隶属于舒城县，地处大别山东麓余脉，舒城、庐江、桐城三县结合部，素有舒城“南大门”之称，是全省闻名的“茶叶之乡”。作为“茶叶之乡”这一点，刚进主席视察纪念馆就得到证实了。

1958年9月16日，毛泽东主席来到舒城视察舒茶人民公社——安徽第一个、全国第二个人民公社。当年，因为种茶比较出名，毛主席指着后山发出“以后山坡上要多多开辟茶园”的号召。纪念馆讲解员说，这个号召属实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也属实造福了百姓延续至今，希望大家有空能看看我们后山这个九一六茶园，也是中国最美茶园。

直到走进“后山”，也就是青冈云梯时，我才真正明白讲解员说的话。

茶园的广场处绿树成行，湖水波动。中间伸展出几条小路，犹如大动脉一般通向山顶，“动脉”周边又有不少血管伸向四周，远远望去，青冈云梯是一部走向云朵的楼梯（此时我想到歌词“向云端”），每一层都种满茶树，大大的“九一六茶园”几个字横亘半腰。这些堤坝围成的茶园，如一把随时准备高歌的竖琴。

顺着上山的小路，我俯身观察这成群的矮小的茶林。此时正值初冬，茶的叶子略显灰绿，仿佛自身的碧翠被头顶天空的克栗因蓝吸去，丢了一些神气。同行的朋友说，可别看不起这些没有神气的叶子，现在它们的香气收藏起来了，等早春时候，茶香满山，整座山都香气缭绕。我不知后半句真

的，只觉得可惜，我此时闻不到这些普通叶子的“神力”了。

拾级而上，我的眼里只有山顶。立于最高处，阳光更暖，微风更清爽。远方绵延的群山起伏，朝向东时逐渐萎缩，大别山的尽头隐约显出平原地带。向下俯瞰，一片片茶园如钢琴键在丘陵上发出阵阵乐声——呼——嘿——哟。

从云梯下去时，碰到舒茶镇的茶农。他一眼就看出我们是外地来的，热情好客的村民主动担负起导游的角色，为我们讲述这座茶园的故事。

自毛主席发出号召后，当地人掀起一股开荒潮，那时穷，生活条件差，物质不丰富，但是人们有激情，铁了心要把茶园建好。干部和群众一起想办法怎么在山坡开辟茶园，最后决定用拱形造坝的方法建设茶园，硬是没用水泥钢筋。茶农说，当年为建成这茶园，村里每天出工不少于500人，最多的时候1000多人。他们自己带生产工具，自己带吃的，还不要生产队的工分。后来，大家比着谁来得早、走得晚，比着看谁干得多、干得好。有人竟然夜里偷偷干活，还主动承认。再后来，有人干脆就睡在工地上。哦对，长辈说有个人当时都生病了，那脚肿得像一块馒

头，鞋子都穿不上，硬是光着脚在工地上坚持一个多月。还有一个人，那时候正冬天，挖了地基后积水，他直接跳进去搬石头，嘴都冻紫了……你们啊，可能理解不了那个年代，但我们从小听说过见过，就是靠着他们那股劲，才有了今天的茶园。现在的茶园不仅能种茶卖钱，每天还有游客过来玩，也能挣钱。有句话叫什么来着，说得很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吗？从茶农开始说这座茶园的故事时，我的脑海里只有一句话。对对对，说的一点都不假。毛主席说这么多开辟茶园，一点都不错。一会下山，记得去茶室尝尝我们的茶，不懂茶也能喝出不一样的感觉。

茶农的话就像白天放的烟火一样，不到黑夜根本不知道是璀璨的烟花还是只响的爆竹。我本将信将疑，但这些质疑在茶室闻到的香味里烟消云散。

刚进茶室，已有说不上了的清香扑鼻而来。一起进茶园而没有爬青冈云梯的几个好友早已坐在小院子里饮过几杯。我也赶忙寻一处坐下，参与品茶聊天。茶室老板一开口，就知道他是个行家：我们舒城属于六安，但本地人不怎么喝六安瓜片，反而喜欢舒茶。

想：“这又是哪个笨蛋要挨冻了呢？”不禁自己也开始搓搓手，迎着寒风，多希望路的尽头就是那缕炊烟，烟雾中是母辈忙碌的身影，笑吟吟地说：“回来啦？洗手吃饭。”可身处车水马龙中，白天的工作还在脑中翻腾不息，哪里有故乡的踪迹？拐去巷子口的面馆随便吃口算了，一进门那扑鼻的暖气让眼镜起了雾，刚好挡住了盈满眼眶的泪滴。

异乡的人，此刻应该也极度思念故乡吧？冬天，除了忧郁，又是多么适合思念啊！那日思夜想的亲人们期盼着团聚，一年的辛劳为的就是春节时欢聚一堂，团圆的快乐仿佛又让这无味又无趣的冬天变成了大红色，是纯正的中国红，人们的热情、活力和勇气，与冬天的寒冷形成鲜明对比，我们不由感叹：平安真好，回家真好，春天就快来了！

很是奇怪，黑与白的中间是灰色，而万物凋零的尽头，是春意萌发。比如冬天我们时常惊喜能看到一抹绿色，那刚吐露的柳树芽儿在寒风中摆动，生命的坚韧让人感动；黄昏时，满地的落叶与柔柔的夕阳连成一片，焦糖色的画面在满是寒意的空气里竟然生出一丝温暖，怀旧的意味涌上来；冬天的天空十分干净，是尤为纯粹和深邃的湛蓝色，湖泊宁静，海洋深远，苍穹宽广……此刻让脚步慢下来，学习感知自己，不再去计较身外、心外的人和事，明白如若不能把最简单的“照顾自己”做好，其他也是枉然。

内心如此的平静，是因为冬天吧。从前很羡慕南方没有冬天的地带。可是没有那份寒冷，怎么体验一口热汤、一块烤红薯的温暖？没有那天地万物充斥的灰白肃杀之气，又怎能知道阳光普照时的舒展与惬意？冬主蕴藏，再在来年春天迸发新的生命力。因此冬天应该是代表着生命的本初，我们懂了冬天的底色，方才找到它蕴藏的暖意与治愈，正因为这苍白的、漆黑的，有些悲戚的底色，冬天反倒是衬托出生命斑斓的色彩来。它是黑、白、灰、红……都好，那都是生命的颜色，也许会悲伤，但悲伤才能衬托世间的各种美好，同样，冬天的萧瑟，正是因为它在迎接春天的到来。

四季轮回是自然的规律，冬去春来是四季的使命，冬天可能在某个年度显得很长，正如人生中也可能某段低谷也很漫长，看不到尽头，也摸不到扶手，只能自己踉跄着摸索。冬天的底色是接纳的、包容的，风雪交加的天气正如人生的无常，允许它的发生，打开门勇敢走出去，才是对内心世界的修炼和提升。

后来我就觉得，冬天的底色无论是哪种，都是治愈色。

让我们在这个冬天，慢慢痊愈。

故乡给人的感觉总是恬静、淳朴而又惬意的，如同春风拂面。

连绵起伏的山峦，清澈见底的河流，鸢卵石路面的老街……包括兰草、映山红、一草一木，点点滴滴，魂牵梦绕。

年幼时，我们姐弟最喜欢到外婆家的院子里捉迷藏、逮蜻蜓、捉蛴螬。稍大些，便不再局限于院子里的那片小天地，我们会和小伙伴去河滩寻七彩的鹅卵石、逮小鱼、捉米虾、垒沙堡、打沙包、捞鱼草。等大一些，我喜欢伫立于长长的河岸，远眺对面的青山，静静地沐浴在故乡的暖阳下，什么都不想，什么都可以想。

记忆里，腊月二十四小年到，家家户户开始除尘迎新，置办年货。我勤劳善良的奶奶总是带着我们做豆腐、蒸馒头、炒花生、炸圆子。除夕那天，写得一手好字的父亲便会给邻家们提笔写对联，带着弟弟神圣而隆重地贴对联。据说对联贴得平整，家人岁岁年年定会吉祥平安，顺意兴旺。年夜饭吃完，孩子们穿着新衣，大人们也换上干净衣服，围坐在炭火旁一同守岁。

正月初一凌晨，老街便热闹起来，开门炮震天响，一直持续到天明。到了初二一早，远亲近邻开始走动，拎着年礼，红光满面，说着吉祥的祝福语相互串门，聚在老屋里，谈笑风生，每个人都容光焕发，和蔼可亲，温暖如春风拂面。

渐渐地，我们长大了，回家的次数越来越

多，只觉

得可惜，我此时闻不到这些普通叶子的“神力”了。

拾级而上，我的眼里只有山顶。立于最高处，阳光更暖，微风更清爽。远方绵延的群山起伏，朝向东时逐渐萎缩，大别山的尽头隐约显出平原地带。向下俯瞰，一片片茶园如钢琴键在丘陵上发出阵阵乐声——呼——嘿——哟。

从云梯下去时，碰到舒茶镇的茶农。他一眼就看出我们是外地来的，热情好客的村民主动担负起导游的角色，为我们讲述这座茶园的故事。

自毛主席发出号召后，当地人掀起一股开荒潮，那时穷，生活条件差，物质不丰富，但是人们有激情，铁了心要把茶园建好。干部和群众一起想办法怎么在山坡开辟茶园，最后决定用拱形造坝的方法建设茶园，硬是没用水泥钢筋。茶农说，当年为建成这茶园，村里每天出工不少于500人，最多的时候1000多人。他们自己带生产工具，自己带吃的，还不要生产队的工分。后来，大家比着谁来得早、走得晚，比着看谁干得多、干得好。有人竟然夜里偷偷干活，还主动承认。再后来，有人干脆就睡在工地上。哦对，长辈说有个人当时都生病了，那脚肿得像一块馒

头，鞋子都穿不上，硬是光着脚在工地上坚持一个多月。还有一个人，那时候正冬天，挖了地基后积水，他直接跳进去搬石头，嘴都冻紫了……你们啊，可能理解不了那个年代，但我们从小听说过见过，就是靠着他们那股劲，才有了今天的茶园。现在的茶园不仅能种茶卖钱，每天还有游客过来玩，也能挣钱。有句话叫什么来着，说得很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吗？从茶农开始说这座茶园的故事时，我的脑海里只有一句话。对对对，说的一点都不假。毛主席说这么多开辟茶园，一点都不错。一会下山，记得去茶室尝尝我们的茶，不懂茶也能喝出不一样的感觉。

茶农的话就像白天放的烟火一样，不到黑夜根本不知道是璀璨的烟花还是只响的爆竹。我本将信将疑，但这些质疑在茶室闻到的香味里烟消云散。

刚进茶室，已有说不上了的清香扑鼻而来。一起进茶园而没有爬青冈云梯的几个好友早已坐在小院子里饮过几杯。我也赶忙寻一处坐下，参与品茶聊天。茶室老板一开口，就知道他是个行家：我们舒城属于六安，但本地人不怎么喝六安瓜片，反而喜欢舒茶。

想：“这又是哪个笨蛋要挨冻了呢？”不禁自己也开始搓搓手，迎着寒风，多希望路的尽头就是那缕炊烟，烟雾中是母辈忙碌的身影，笑吟吟地说：“回来啦？洗手吃饭。”可身处车水马龙中，白天的工作还在脑中翻腾不息，哪里有故乡的踪迹？拐去巷子口的面馆随便吃口算了，一进门那扑鼻的暖气让眼镜起了雾，刚好挡住了盈满眼眶的泪滴。

异乡的人，此刻应该也极度思念故乡吧？冬天，除了忧郁，又是多么适合思念啊！那日思夜想的亲人们期盼着团聚，一年的辛劳为的就是春节时欢聚一堂，团圆的快乐仿佛又让这无味又无趣的冬天变成了大红色，是纯正的中国红，人们的热情、活力和勇气，与冬天的寒冷形成鲜明对比，我们不由感叹：平安真好，回家真好，春天就快来了！

很是奇怪，黑与白的中间是灰色，而万物凋零的尽头，是春意萌发。比如冬天我们时常惊喜能看到一抹绿色，那刚吐露的柳树芽儿在寒风中摆动，生命的坚韧让人感动；黄昏时，满地的落叶与柔柔的夕阳连成一片，焦糖色的画面在满是寒意的空气里竟然生出一丝温暖，怀旧的意味涌上来；冬天的天空十分干净，是尤为纯粹和深邃的湛蓝色，湖泊宁静，海洋深远，苍穹宽广……此刻让脚步慢下来，学习感知自己，不再去计较身外、心外的人和事，明白如若不能把最简单的“照顾自己”做好，其他也是枉然。

内心如此的平静，是因为冬天吧。从前很羡慕南方没有冬天的地带。可是没有那份寒冷，怎么体验一口热汤、一块烤红薯的温暖？没有那天地万物充斥的灰白肃杀之气，又怎能知道阳光普照时的舒展与惬意？冬主蕴藏，再在来年春天迸发新的生命力。因此冬天应该是代表着生命的本初，我们懂了冬天的底色，方才找到它蕴藏的暖意与治愈，正因为这苍白的、漆黑的，有些悲戚的底色，冬天反倒是衬托出生命斑斓的色彩来。它是黑、白、灰、红……都好，那都是生命的颜色，也许会悲伤，但悲伤才能衬托世间的各种美好，同样，冬天的萧瑟，正是因为它在迎接春天的到来。

四季轮回是自然的规律，冬去春来是四季的使命，冬天可能在某个年度显得很长，正如人生中也可能某段低谷也很漫长，看不到尽头，也摸不到扶手，只能自己踉跄着摸索。冬天的底色是接纳的、包容的，风雪交加的天气正如人生的无常，允许它的发生，打开门勇敢走出去，才是对内心世界的修炼和提升。

后来我就觉得，冬天的底色无论是哪种，都是治愈色。

让我们在这个冬天，慢慢痊愈。

故乡给人的感觉总是恬静、淳朴而又惬意的，如同春风拂面。

连绵起伏的山峦，清澈见底的河流，鸢卵石路面的老街……包括兰草、映山红、一草一木，点点滴滴，魂牵梦绕。

年幼时，我们姐弟最喜欢到外婆家的院子里捉迷藏、逮蜻蜓、捉蛴螬。稍大些，便不再局限于院子里的那片小天地，我们会和小伙伴去河滩寻七彩的鹅卵石、逮小鱼、捉米虾、垒沙堡、打沙包、捞鱼草。等大一些，我喜欢伫立于长长的河岸，远眺对面的青山，静静地沐浴在故乡的暖阳下，什么都不想，什么都可以想。

记忆里，腊月二十四小年到，家家户户开始除尘迎新，置办年货。我勤劳善良的奶奶总是带着我们做豆腐、蒸馒头、炒花生、炸圆子。除夕那天，写得一手好字的父亲便会给邻家们提笔写对联，带着弟弟神圣而隆重地贴对联。据说对联贴得平整，家人岁岁年年定会吉祥平安，顺意兴旺。年夜饭吃完，孩子们穿着新衣，大人们也换上干净衣服，围坐在炭火旁一同守岁。

正月初一凌晨，老街便热闹起来，开门炮震天响，一直持续到天明。到了初二一早，远亲近邻开始走动，拎着年礼，红光满面，说着吉祥的祝福语相互串门，聚在老屋里，谈笑风生，每个人都容光焕发，和蔼可亲，温暖如春风拂面。

渐渐地，我们长大了，回家的次数越来越

多，只觉

得可惜，我此时闻不到这些普通叶子的“神力”了。

拾级而上，我的眼里只有山顶。立于最高处，阳光更暖，微风更清爽。远方绵延的群山起伏，朝向东时逐渐萎缩，大别山的尽头隐约显出平原地带。向下俯瞰，一片片茶园如钢琴键在丘陵上发出阵阵乐声——呼——嘿——哟。

从云梯下去时，碰到舒茶镇的茶农。他一眼就看出我们是外地来的，热情好客的村民主动担负起导游的角色，为我们讲述这座茶园的故事。

自毛主席发出号召后，当地人掀起一股开荒潮，那时穷，生活条件差，物质不丰富，但是人们有激情，铁了心要把茶园建好。干部和群众一起想办法怎么在山坡开辟茶园，最后决定用拱形造坝的方法建设茶园，硬是没用水泥钢筋。茶农说，当年为建成这茶园，村里每天出工不少于500人，最多的时候1000多人。他们自己带生产工具，自己带吃的，还不要生产队的工分。后来，大家比着谁来得早、走得晚，比着看谁干得多、干得好。有人竟然夜里偷偷干活，还主动承认。再后来，有人干脆就睡在工地上。哦对，长辈说有个人当时都生病了，那脚肿得像一块馒

头，鞋子都穿不上，硬是光着脚在工地上坚持一个多月。还有一个人，那时候正冬天，挖了地基后积水，他直接跳进去搬石头，嘴都冻紫了……你们啊，可能理解不了那个年代，但我们从小听说过见过，就是靠着他们那股劲，才有了今天的茶园。现在的茶园不仅能种茶卖钱，每天还有游客过来玩，也能挣钱。有句话叫什么来着，说得很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吗？从茶农开始说这座茶园的故事时，我的脑海里只有一句话。对对对，说的一点都不假。毛主席说这么多开辟茶园，一点都不错。一会下山，记得去茶室尝尝我们的茶，不懂茶也能喝出不一样的感觉。

茶农的话就像白天放的烟火一样，不到黑夜根本不知道是璀璨的烟花还是只响的爆竹。我本将信将疑，但这些质疑在茶室闻到的香味里烟消云散。

刚进茶室，已有说不上了的清香扑鼻而来。一起进茶园而没有爬青冈云梯的几个好友早已坐在小院子里饮过几杯。我也赶忙寻一处坐下，参与品茶聊天。茶室老板一开口，就知道他是个行家：我们舒城属于六安，但本地人不怎么喝六安瓜片，反而喜欢舒茶。

想：“这又是哪个笨蛋要挨冻了呢？”不禁自己也开始搓搓手，迎着寒风，多希望路的尽头就是那缕炊烟，烟雾中是母辈忙碌的身影，笑吟吟地说：“回来啦？洗手吃饭。”可身处车水马龙中，白天的工作还在脑中翻腾不息，哪里有故乡的踪迹？拐去巷子口的面馆随便吃口算了，一进门那扑鼻的暖气让眼镜起了雾，刚好挡住了盈满眼眶的泪滴。

异乡的人，此刻应该也极度思念故乡吧？冬天，除了忧郁，又是多么适合思念啊！那日思夜想的亲人们期盼着团聚，一年的辛劳为的就是春节时欢聚一堂，团圆的快乐仿佛又让这无味又无趣的冬天变成了大红色，是纯正的中国红，人们的热情、活力和勇气，与冬天的寒冷形成鲜明对比，我们不由感叹：平安真好，回家真好，春天就快来了！

很是奇怪，黑与白的中间是灰色，而万物凋零的尽头，是春意萌发。比如冬天我们时常惊喜能看到一抹绿色，那刚吐露的柳树芽儿在寒风中摆动，生命的坚韧让人感动；黄昏时，满地的落叶与柔柔的夕阳连成一片，焦糖色的画面在满是寒意的空气里竟然生出一丝温暖，怀旧的意味涌上来；冬天的天空十分干净，是尤为纯粹和深邃的湛蓝色，湖泊宁静，海洋深远，苍穹宽广……此刻让脚步慢下来，学习感知自己，不再去计较身外、心外的人和事，明白如若不能把最简单的“照顾自己”做好，其他也是枉然。

内心如此的平静，是因为冬天吧。从前很羡慕南方没有冬天的地带。可是没有那份寒冷，怎么体验一口热汤、一块烤红薯的温暖？没有那天地万物充斥的灰白肃杀之气，又怎能知道阳光普照时的舒展与惬意？冬主蕴藏，再在来年春天迸发新的生命力。因此冬天应该是代表着生命的本初，我们懂了冬天的底色，方才找到它蕴藏的暖意与治愈，正因为这苍白的、漆黑的，有些悲戚的底色，冬天反倒是衬托出生命斑斓的色彩来。它是黑、白、灰、红……都好，那都是生命的颜色，也许会悲伤，但悲伤才能衬托世间的各种美好，同样，冬天的萧瑟，正是因为它在迎接春天的到来。

四季轮回是自然的规律，冬去春来是四季的使命，冬天可能在某个年度显得很长，正如人生中也可能某段低谷也很漫长，看不到尽头，也摸不到扶手，只能自己踉跄着摸索。冬天的底色是接纳的、包容的，风雪交加的天气正如人生的无常，允许它的发生，打开门勇敢走出去，才是对内心世界的修炼和提升。

后来我就觉得，冬天的底色无论是哪种，都是治愈色。

让我们在这个冬天，慢慢痊愈。

故乡给人的感觉总是恬静、淳朴而又惬意的，如同春风拂面。

连绵起伏的山峦，清澈见底的河流，鸢卵石路面的老街……包括兰草、映山红、一草一木，点点滴滴，魂牵梦绕。

年幼时，我们姐弟最喜欢到外婆家的院子里捉迷藏、逮蜻蜓、捉蛴螬。稍大些，便不再局限于院子里的那片小天地，我们会和小伙伴去河滩寻七彩的鹅卵石、逮小鱼、捉米虾、垒沙堡、打沙包、捞鱼草。等大一些，我喜欢伫立于长长的河岸，远眺对面的青山，静静地沐浴在故乡的暖阳下，什么都不想，什么都可以想。

记忆里，腊月二十四小年到，家家户户开始除尘迎新，置办年货。我勤劳善良的奶奶总是带着我们做豆腐、蒸馒头、炒花生、炸圆子。除夕那天，写得一手好字的父亲便会给邻家们提笔写对联，带着弟弟神圣而隆重地贴对联。据说对联贴得平整，家人岁岁年年定会吉祥平安，顺意兴旺。年夜饭吃完，孩子们穿着新衣，大人们也换上干净衣服，围坐在炭火旁一同守岁。

正月初一凌晨，老街便热闹起来，开门炮震天响，一直持续到天明。到了初二一早，远亲近邻开始走动，拎着年礼，红光满面，说着吉祥的祝福语相互串门，聚在老屋里，谈笑风生，每个人都容光焕发，和蔼可亲，温暖如春风拂面。

渐渐地，我们长大了，回家的次数越来越

多，只觉

得可惜，我此时闻不到这些普通叶子的“神力”了。

拾级而上，我的眼里只有山顶。立于最高处，阳光更暖，微风更清爽。远方绵延的群山起伏，朝向东时逐渐萎缩，大别山的尽头隐约显出平原地带。向下俯瞰，一片片茶园如钢琴键在丘陵上发出阵阵乐声——呼——嘿——哟。

从云梯下去时，碰到舒茶镇的茶农。他一眼就看出我们是外地来的，热情好客的村民主动担负起导游的角色，为我们讲述这座茶园的故事。

自毛主席发出号召后，当地人掀起一股开荒潮，那时穷，生活条件差，物质不丰富，但是人们有激情，铁了心要把茶园建好。干部和群众一起想办法怎么在山坡开辟茶园，最后决定用拱形造坝的方法建设茶园，硬是没用水泥钢筋。茶农说，当年为建成这茶园，村里每天出工不少于500人，最多的时候1000多人。他们自己带生产工具，自己带吃的，还不要生产队的工分。后来，大家比着谁来得早、走得晚，比着看谁干得多、干得好。有人竟然夜里偷偷干活，还主动承认。再后来，有人干脆就睡在工地上。哦对，长辈说有个人当时都生病了，那脚肿得像一块馒

头，鞋子都穿不上，硬是光着脚在工地上坚持一个多月。还有一个人，那时候正冬天，挖了地基后积水，他直接跳进去搬石头，嘴都冻紫了……你们啊，可能理解不了那个年代，但我们从小听说过见过，就是靠着他们那股劲，才有了今天的茶园。现在的茶园不仅能种茶卖钱，每天还有游客过来玩，也能挣钱。有句话叫什么来着，说得很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吗？从茶农开始说这座茶园的故事时，我的脑海里只有一句话。对对对，说的一点都不假。毛主席说这么多开辟茶园，一点都不错。一会下山，记得去茶室尝尝我们的茶，不懂茶也能喝出不一样的感觉。

茶农的话就像白天放的烟火一样，不到黑夜根本不知道是璀璨的烟花还是只响的爆竹。我本将信将疑，但这些质疑在茶室闻到的香味里烟消云散。

刚进茶室，已有说不上了的清香扑鼻而来。一起进茶园而没有爬青冈云梯的几个好友早已坐在小院子里饮过几杯。我也赶忙寻一处坐下，参与品茶聊天。茶室老板一开口，就知道他是个行家：我们舒城属于六安，但本地人不怎么喝六安瓜片，反而喜欢舒茶。

想：“这又是哪个笨蛋要挨冻了呢？”不禁自己也开始搓搓手，迎着寒风，多希望路的尽头就是那缕炊烟，烟雾中是母辈忙碌的身影，笑吟吟地说：“回来啦？洗手吃饭。”可身处车水马龙中，白天的工作还在脑中翻腾不息，哪里有故乡的踪迹？拐去巷子口的面馆随便吃口算了，一进门那扑鼻的暖气让眼镜起了雾，刚好挡住了盈满眼眶的泪滴。

异乡的人，此刻应该也极度思念故乡吧？冬天，除了忧郁，又是多么适合思念啊！那日思夜想的亲人们期盼着团聚，一年的辛劳为的就是春节时欢聚一堂，团圆的快乐仿佛又让这无味又无趣的冬天变成了大红色，是纯正的中国红，人们的热情、活力和勇气，与冬天的寒冷形成鲜明对比，我们不由感叹：平安真好，回家真好，春天就快来了！

很是奇怪，黑与白的中间是灰色，而万物凋零的尽头，是春意萌发。比如冬天我们时常惊喜能看到一抹绿色，那刚吐露的柳树芽儿在寒风中摆动，生命的坚韧让人感动；黄昏时，满地的落叶与柔柔的夕阳连成一片，焦糖色的画面在满是寒意的空气里竟然生出一丝温暖，怀旧的意味涌上来；冬天的天空十分干净，是尤为纯粹和深邃的湛蓝色，湖泊宁静，海洋深远，苍穹宽广……此刻让脚步慢下来，学习感知自己，不再去计较身外、心外的人和事，明白如若不能把最简单的“照顾自己”做好，其他也是枉然。

内心如此的平静，是因为冬天吧。从前很羡慕南方没有冬天的地带。可是没有那份寒冷，怎么体验一口热汤、一块烤红薯的温暖？没有那天地万物充斥的灰白肃杀之气，又怎能知道阳光普照时的舒展与惬意？冬主蕴藏，再在来年春天迸发新的生命力。因此冬天应该是代表着生命的本初，我们懂了冬天的底色，方才找到它蕴藏的暖意与治愈，正因为这苍白的、漆黑的，有些悲戚的底色，冬天反倒是衬托出生命斑斓的色彩来。它是黑、白、灰、红……都好，那都是生命的颜色，也许会悲伤，但悲伤才能衬托世间的各种美好，同样，冬天的萧瑟，正是因为它在迎接春天的到来。

四季轮回是自然的规律，冬去春来是四季的使命，冬天可能在某个年度显得很长，正如人生中也可能某段低谷也很漫长，看不到尽头，也摸不到扶手，只能自己踉跄着摸索。冬天的底色是接纳的、包容的，风雪交加的天气正如人生的无常，允许它的发生，打开门勇敢走出去，才是对内心世界的修炼和提升。

后来我就觉得，冬天的底色无论是哪种，都是治愈色。

让我们在这个冬天，慢慢痊愈。

故乡给人的感觉总是恬静、淳朴而又惬意的，如同春风拂面。

连绵起伏的山峦，清澈见底的河流，鸢卵石路面的老街……包括兰草、映山红、一草一木，点点滴滴，魂牵梦绕。

年幼时，我们姐弟最喜欢到外婆家的院子里捉迷藏、逮蜻蜓、捉蛴螬。稍大些，便不再局限于院子里的那片小天地，我们会和小伙伴去河滩寻七彩的鹅卵石、逮小鱼、捉米虾、垒沙堡、打沙包、捞鱼草。等大一些，我喜欢伫立于长长的河岸，远眺对面的青山，静静地沐浴在故乡的暖阳下，什么都不想，什么都可以想。

记忆里，腊月二十四小年到，家家户户开始除尘迎新，置办年货。我勤劳善良的奶奶总是带着我们做豆腐、蒸馒头、炒花生、炸圆子。除夕那天，写得一手好字的父亲便会给邻家们提笔写对联，带着弟弟神圣而隆重地贴对联。据说对联贴得平整，家人岁岁年年定会吉祥平安，顺意兴旺。年夜饭吃完，孩子们穿着新衣，大人们也换上干净衣服，围坐在炭火旁一同守岁。

正月初一凌晨，老街便热闹起来，开门炮震天响，一直持续到天明。到了初二一早，远亲近邻开始走动，拎着年礼，红光满面，说着吉祥的祝福语相互串门，聚在老屋里，谈笑风生，每个人都容光焕发，和蔼可亲，温暖如春风拂面。

渐渐地，我们长大了，回家的次数越来越

多，只觉

得可惜，我此时闻不到这些普通叶子的“神力”了。

拾级而上，我的眼里只有山顶。立于最高处，阳光更暖，微风更清爽。远方绵延的群山起伏，朝向东时逐渐萎缩，大别山的尽头隐约显出平原地带。向下俯瞰，一片片茶园如钢琴键在丘陵上发出阵阵乐声——呼——嘿——哟。

从云梯下去时，碰到舒茶镇的茶农。他一眼就看出我们是外地来的，热情好客的村民主动担负起导游的角色，为我们讲述这座茶园的故事。

自毛主席发出号召后，当地人掀起一股开荒潮，那时穷，生活条件差，物质不丰富，但是人们有激情，铁了心要把茶园建好。干部和群众一起想办法怎么在山坡开辟茶园，最后决定用拱形造坝的方法建设茶园，硬是没用水泥钢筋。茶农说，当年为建成这茶园，村里每天出工不少于500人，最多的时候1000多人。他们自己带生产工具，自己带吃的，还不要生产队的工分。后来，大家比着谁来得早、走得晚，比着看谁干得多、干得好。有人竟然夜里偷偷干活，还主动承认。再后来，有人干脆就睡在工地上。哦对，长辈说有个人当时都生病了，那脚肿得像一块馒

头，鞋子都穿不上，硬是光着脚在工地上坚持一个多月。还有一个人，那时候正冬天，挖了地基后积水，他直接跳进去搬石头，嘴都冻紫了……你们啊，可能理解不了那个年代，但我们从小听说过见过，就是靠着他们那股劲，才有了今天的茶园。现在的茶园不仅能种茶卖钱，每天还有游客过来玩，也能挣钱。有句话叫什么来着，说得很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吗？从茶农开始说这座茶园的故事时，我的脑海里只有一句话。对对对，说的一点都不假。毛主席说这么多开辟茶园，一点都不错。一会下山，记得去茶室尝尝我们的茶，不懂茶也能喝出不一样的感觉。

茶农的话就像白天放的烟火一样，不到黑夜根本不知道是璀璨的烟花还是只响的爆竹。我本将信将疑，但这些质疑在茶室闻到的香味里烟消云散。

刚进茶室，已有说不上了的清香扑鼻而来。一起进茶园而没有爬青冈云梯的几个好友早已坐在小院子里饮过几杯。我也赶忙寻一处坐下，参与品茶聊天。茶室老板一开口，就知道他是个行家：我们舒城属于六安，但本地人不怎么喝六安瓜片，反而喜欢舒茶。

想：“这又是哪个笨蛋要挨冻了呢？”不禁自己也开始搓搓手，迎着寒风，多希望路的尽头就是那缕炊烟，烟雾中是母辈忙碌的身影，笑吟吟地说：“回来啦？洗手吃饭。”可身处车水马龙中，白天的工作还在脑中翻腾不息，哪里有故乡的踪迹？拐去巷子口的面馆随便吃口算了，一进门那扑鼻的暖气让眼镜起了雾，刚好挡住了盈满眼眶的泪滴。

异乡的人，此刻应该也极度思念故乡吧？冬天，除了忧郁，又是多么适合思念啊！那日思夜想的亲人们期盼着团聚，一年的辛劳为的就是春节时欢聚一堂，团圆的快乐仿佛又让这无味又无趣的冬天变成了大红色，是纯正的中国红，人们的热情、活力和勇气，与冬天的寒冷形成鲜明对比，我们不由感叹：平安真好，回家真好，春天就快来了！

很是奇怪，黑与白的中间是灰色，而万物凋零的尽头，是春意萌发。比如冬天我们时常惊喜能看到一抹绿色，那刚吐露的柳树芽儿在寒风中摆动，生命的坚韧让人感动；黄昏时，满地的落叶与柔柔的夕阳连成一片，焦糖色的画面在满是寒意的空气里竟然生出一丝温暖，怀旧的意味涌上来；冬天的天空十分干净，是尤为纯粹和深邃的湛蓝色，湖泊宁静，海洋深远，苍穹宽广……此刻让脚步慢下来，学习感知自己，不再去计较身外、心外的人和事，明白如若不能把最简单的“照顾自己”做好，其他也是枉然。

内心如此的平静，是因为冬天吧。从前很羡慕南方没有冬天的地带。可是没有那份寒冷，怎么体验一口热汤、一块烤红薯的温暖？没有那天地万物充斥的灰白肃杀之气，又怎能知道阳光普照时的舒展与惬意？冬主蕴藏，再在来年春天迸发新的生命力。因此冬天应该是代表着生命的本初，我们懂了冬天的底色，方才找到它蕴藏的暖意与治愈，正因为这苍白的、漆黑的，有些悲戚的底色，冬天反倒是衬托出生命斑斓的色彩来。它是黑、白、灰、红……都好，那都是生命的颜色，也许会悲伤，但悲伤才能衬托世间的各种美好，同样，冬天的萧瑟，正是因为它在迎接春天的到来。

四季轮回是自然的规律，冬去春来是四季的使命，冬天可能在某个年度显得很长，正如人生中也可能某段低谷也很漫长，看不到尽头，也摸不到扶手，只能自己踉跄着摸索。冬天的底色是接纳的、包容的，风雪交加的天气正如人生的无常，允许它的发生，打开门勇敢走出去，才是对内心世界的修炼和提升。

后来我就觉得，冬天的底色无论是哪种，都是治愈色。

让我们在这个冬天，慢慢痊愈。

故乡给人的感觉总是恬静、淳朴而又惬意的，如同春风拂面。

连绵起伏的山峦，清澈见底的河流，鸢卵石路面的老街……包括兰草、映山红、一草一木，点点滴滴，魂牵梦绕。

年幼时，我们姐弟最喜欢到外婆家的院子里捉迷藏、逮蜻蜓、捉蛴螬。稍大些，便不再局限于院子里的那片小天地，我们会和小伙伴去河滩寻七彩的鹅卵石、逮小鱼、捉米虾、垒沙堡、打沙包、捞鱼草。等大一些，我喜欢伫立于长长的河岸，远眺对面的青山，静静地沐浴在故乡的暖阳下，什么都不想，什么都可以想。

记忆里，腊月二十四小年到，家家户户开始除尘迎新，置办年货。我勤劳善良的奶奶总是带着我们做豆腐、蒸馒头、炒花生、炸圆子。除夕那天，写得一手好字的父亲便会给邻家们提笔写对联，带着弟弟神圣而隆重地贴对联。据说对联贴得平整，家人岁岁年年定会吉祥平安，顺意兴旺。年夜饭吃完，孩子们穿着新衣，大人们也换上干净衣服，围坐在炭火旁一同守岁。

正月初一凌晨，老街便热闹起来，开门炮震天响，一直持续到天明。到了初二一早，远亲近邻开始走动，拎着年礼，红光满面，说着吉祥的祝福语相互串门，聚在老屋里，谈笑风生，每个人都容光焕发，和蔼可亲，温暖如春风拂面。

渐渐地，我们长大了，回家的次数越来越

多，只觉

得可惜，我此时闻不到这些普通叶子的“神力”了。

拾级而上，我的眼里只有山顶。立于最高处，阳光更暖，微风更清爽。远方绵延的群山起伏，朝向东时逐渐萎缩，大别山的尽头隐约显出平原地带。向下俯瞰，一片片茶园如钢琴键在丘陵上发出阵阵乐声——呼——嘿——哟。

从云梯下去时，碰到舒茶镇的茶农。他一眼就看出我们是外地来的，热情好客的村民主动担负起导游的角色，为我们讲述这座茶园的故事。

自毛主席发出号召后，当地人掀起一股开荒潮，那时穷，生活条件差，物质不丰富，但是人们有激情，铁了心要把茶园建好。干部和群众一起想办法怎么在山坡开辟茶园，最后决定用拱形造坝的方法建设茶园，硬是没用水泥钢筋。茶农说，当年为建成这茶园，村里每天出工不少于500人，最多的时候1000多人。他们自己带生产工具，自己带吃的，还不要生产队的工分。后来，大家比着谁来得早、走得晚，比着看谁干得多、干得好。有人竟然夜里偷偷干活，还主动承认。再后来，有人干脆就睡在工地上。哦对，长辈说有个人当时都生病了，那脚肿得像一块馒

头，鞋子都穿不上，硬是光着脚在工地上坚持一个多月。还有一个人，那时候正冬天，挖了地基后积水，他直接跳进去搬石头，嘴都冻紫了……你们啊，可能理解不了那个年代，但我们从小听说过见过，就是靠着他们那股劲，才有了今天的茶园。现在的茶园不仅能种茶卖钱，每天还有游客过来玩，也能挣钱。有句话叫什么来着，说得很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吗？从茶农开始说这座茶园的故事时，我的脑海里只有一句话。对对对，说的一点都不假。毛主席说这么多开辟茶园，一点都不错。一会下山，记得去茶室尝尝我们的茶，不懂茶也能喝出不一样的感觉。